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秋七月庚戌朔日當食陰雨不見

辛亥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康國公韓絳加守司空致仕　朝奉郎沈季長為少府少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季長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

門壻鼓唱王氏經義聾昏衆學今一旦召從外路副貳寺監李長之黨布散如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亦以為言詔罷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罷在八月今并書

承議郎豐稷為工部員外郎

封靈惠侯為靈惠應感公內降劄子近年京中人民春夏間多有疾疫于靈惠侯廟請水柱往痊安宜封靈惠侯為靈惠應感真君七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靈惠侯特封為靈惠應感公制詞云爾父守蜀建三江之利功施于後世爾亦以神顯于西土父子廟食相傳至今比歲京師賴爾為福民罹札瘥請禱輒應夫有及人之功者必享爵秩之報幽顯雖異朕何閒焉建爾上公申錫嘉號式從民志以侈神

休見曾肇制集

戶部言竊以制國之用量入為出必當周知天下金穀之數以察登耗虛實乃能裁節煩冗研究弊病必資成法以為總要國家初置三司官即令戶部之職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寧並修會計錄事目類分出納具見歲月已久未及編纂宜復講修以備觀覽請委本部官編集從之太皇太后曰近年減放賦斂甚衆然用度未嘗有所損呂公著言宗室費廣太皇太后曰聞濮王言天聖中宗室奉朝請者纔四十七人授官者與外

廷等有為崇班者自章獻時始改授環衛官增俸祿多矣因言改作宜審韓維曰古人作事常約盛衰謀始必須慮終呂大防政目云太皇太后宣諭近年雖減賦斂然未節用宰臣奏宗室費最廣太皇太后曰宗室昔為廷臣自改環衛俸始多然昔日員少章獻嘗云宗室奉朝請者四十七人何時更得三人為五十員實錄所載與政目小異當從政目安燾行狀云宣仁聖烈皇后一日謂燾曰三省慮國用不足議裁數事于卿意如何燾曰今用度已極節省而戶部尚書開艱窘欲使下足而上給固須有術今乃首議裁減宗室俸賜此尤不可者陛下惟當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恐當深思而熟計之宣仁遽發寤曰樞密議是遂寢此事當考

夏人寇鎮戎軍諸堡詔陝西轉運使范子奇體訪請

實及具兵將官姓名以聞（要考見諸堡名字及入寇月日）又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自十一月朔為始若災傷放稅及五分以上者免教或一都保內該免者及半其餘戶亦免復課利場務虧額科罰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法（舊錄云元豐閒懲慢令之吏覬倖寢罷或恩宥免罪故立前法而元祐初從議者裁定至是戶部言其弊復其法新錄辨曰法令因革于前後實錄中始末皆可見不必解釋令刪去蘇軾自辨疏可參考）

癸丑朝奉郎軍器少監郭茂恂知晉州　詔制科入第三等并進士第一人及第並除承事郎簽書節度或觀

察判官廳公事或知縣代還陞通判任滿與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除兩使推官代還改次等合入官次第五等除初等職官任滿除兩使推官有官人比類取旨

又詔除諸行侍郎如未歴兩省及待制以上職者並帶權字叙班在諸行侍郎之下雜壓在太中大夫之上祿賜比諫議大夫仍不賜金帶俟及二年取旨其六曹郎中雖係知州資序未實歴知州及監司六曹員外郎開封府推官者並只除員外郎舊録云元豐官制有法至是更之新録刪去

知絳州李元輔轉官減年磨勘各追奪一半先是御史
呂陶言元輔人品猥下語言舉止如屠販嘗幸其父之
將死持以為詞立契券貸錢于人以資不逞鄉里皆惡
其不孝旣仕進為薛向鷹犬向之害物元輔有助在邠
州與蔡確同官屢以金帛奉確且護其過惡遂獲免其
後確貴以元輔為司農屬官向者運變川峽錢物于官
本内每十萬貫先尅除三萬貫或四萬貫虛收利息及
俵錢與郡縣減價收買物帛侵損民力數路不勝其擾

洎物貨纔到陜西適會鄜延涇原邊事盡數支撥前去元輔却將鳳翔等處實直價例紐筭用為羨息計功冒賞轉兩官減二年磨勘自提舉常平遷轉運副使及移淮南路並是蔡確以私舊之恩主張援引以致于此臣自去年三月後來累次具元輔素行猥惡不為士大夫所齒及冒賞遷官之罪聞于朝廷未蒙指揮臣近見李琮以根括虛税得罪緣琮受賞者皆已奪官并呂嘉問等因市易虛息遷官盡蒙追奪按元輔運變川峽錢物

亦是虛收利息叨冒遷進與李琮呂嘉問事體均一獨此幸免未協公論伏乞勘會追改以示賞罰之當故有是命新舊本但云元輔初以轉易川峽錢物有勞遷官至是御史呂陶言其侵損民力虛收息錢冒賞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殿前馬步軍司遞年按閱諸軍所支賞銀未有定限分數詔以十分為率選應賞人無過三分歲止一次

甲寅詔諸路每年于八月後解發試武藝人到闕殿前司限次年正月軍頭司限二月以前試驗推恩其呈試

第二等第三等武藝之人依此　復洺州臨洺鎮為縣乙卯朝奉大夫朱衍特換莊宅使文州刺史苗授薦其沈勇有謀故也尋命衍知金州衍乞依种諤例除三路沿邊州軍差遣仍帶一路分鈐轄都監若以為不可即乞還故官又從之衍復為朝奉大夫在九月三日今并書之事則據曾肇制集云　是日朝奉郎權知開封縣羅適為開封推官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點河東路刑獄商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柰何輕議變更

又嘗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此據徽錄商英傳及邵伯溫辨誣修入邵伯溫作章惇傳云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為諫官蔡卞為王荊公項雠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置已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間自中書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館職孫朴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何麒作商英傳云元祐元年除推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時朝廷漸欲更改役法等而諫者或詆斥裕陵公上書曰先帝末年參用韓琦富弼之語釐改新法之不便于民者以十七八計為其子者正當遵用父道以守其成故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

議更變以理言之得為孝乎今羣臣詆斥者實繁有徒使先帝政事儻有不善當先帝時何不盡言指陳上疏極諫而今乃迎合時好妄肆莠言也臣乃先帝識擢之人難以政節立朝已除臣外任差遣乃除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陛辭之日又以劄子極言先帝政事不可輕改且言司馬光在先帝時與王安石異論閒廢幾十五年其意必欲自行已學此為有理若他人在熙豐則附熙豐在元祐則附元祐此乃反覆射利之人不可不察因自陳身受裕陵之恩不忍取合羣小之意至于泣下宣仁哀之謂曰卿忠臣孝子也但朝臣多言熙豐政事有未便者已令子細講求利害非輕改也子細之語亦載國史公哽塞而去自是與當時用事者復為仇敵矣王賞在史院作商英傳云元豐八年以太常丞召甫入國門而神宗升遐元祐元年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為孝乎除

河東提點刑獄陛辭極言先帝政事不可輕改因自陳受裕陵恩不忍偷合全液下宣仁后曰卿忠臣也但朝廷多言熙豐政事有未便者已令子細講求利害非輕改也按商英自府推出為河東憲部伯溫所記與二傳皆同王賞大隶因何麒但稍删潤之不知麒何據也按商英以元祐元年四月十四日除府推時已罷免役法而麒乃稱漸欲更改蓋不考事實漫書之耳且疑商英初為府推時亦未敢與執政異論當考元祐元年二月三日雖有開封知府與屬官一員同對指揮又按蘇軾三年九月五日上言垂簾以來除宰執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邇英講讀猶或親近張商英以三年七月六日自開封推官出提點河東刑獄不知何故獨得對恐此事必不然也今不取

丙辰詔諸州軍每歲土貢除舊進數外其近年添進悉

罷

丁巳通直郎姚勔落致仕為宗正寺丞勔山陰人嘗為龍游縣令母老思歸請侍養居二年遂致仕于是復起（呂公著掌記云姚勔未老休退宗丞紹聖四年三月有傳不知誰所薦當考）

詔內外學官選年三十以上歷任人充從御史中丞胡宗愈請也（學官自罷試多出近臣論薦宗愈言學者初中科遠專師席請擇長吏嘗歷任者充選本傳）

禮部言請用太常寺以故事修撰到坤成節三師三公宰臣已下上壽儀從之（曾肇云云見九日）

戊午遼國遣崇儀軍節度使蕭德崇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張琳來賀坤成節宴垂拱殿始用樂　太師文彦博言北使見于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內侍執用白紙及柹油蕉葉扇率不直十餘錢此止士庶便于日用今萬乘臨軒操用有以見堯舜儉德之美三省宰執及北使侍宴席皆得仰瞻以為漢文帝之服弋綈前史書為盛美方之于今固有慙德乞付史冊詔可　中書舍人曾肇言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

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于感泣况臣待罪侍從嘗獻替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見陛下克已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虛心納諫之明士生此時不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目有所見懷而不言則竊位欺天何所逃責此臣所以不避冒黷之誅傾寫肝膽置于上前儻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于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

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契丹使班于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内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亦足以見當時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

臣之所未喻也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為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禮更增于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為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失于不思耳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極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

矣豈待百官將校旅列于廷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
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
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
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天下幸甚臣以孤
遠之迹在朝寡助保全拔擢皆出聖恩常恨不能圖報
萬一故遇事輙發不知忌諱伏望陛下澄神省察儻有
可採只乞出自聖意速賜施行

已未太皇太后詔坤成節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上壽禮曾肇以七月九日論奏十日批出實錄並不載今據肇集追書于已未前可見宣仁聖烈從諫之美也

庚申交阯郡王李乾德進封南平王

辛酉樞密院言夏國嗣子乾順已加封冊而未遣使報謝其生日令都亭西驛所下鄜延路經略司未得牒會如西人送到生日公牒勿受從之

改誠州為渠陽軍從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提刑司請也三年十月丙戌又廢軍為寨新

舊錄並于十二日辛酉書左司諫呂陶為京西路轉運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按陶辭京西運副乞小郡章言韓維杜純已罷免時陶猶領諫職維青鄧州十五日已得旨二十二日方行出純還右司實錄在二十五日陶不應旬日前改除差遣旬日後領諫職如故恐實錄偶誤檢陶京西運副告詞乃十六日也今附十六日然十六日已行出不知何故二十二日猶領諫職或純還右司亦先得旨二十二日乃行出也政目陶京西運副均比外亦在十二日

寶文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王臨卒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經今多日疑無奏牘及令開具聞奏卻稱須侯討尋御集賜韓維手札卿向日

延和殿奏侍與范百祿理會十數事可只今開具進入不知是何月日令附此夫輔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既無明文何異姦說維為輔臣不正如此朕何賴焉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謝辭百祿與維爭收例歸中書事在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蘇軾三年十月七日云云可考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即上疏言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别忠邪于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悦服今來韓維必是進退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

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風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初政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未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

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于堯舜措國于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于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是日公著又言曰臣適來已具奏論韓維不當責降臣待罪宰臣若人主有過舉臣第一合當論列況韓維素有時望今來罪名不顯忽行責降除命若出物論必然大駭皆以朝廷為失政致陛下

於有過之地臣亦何安伏望聖慈特賜包容且令安職俟其有請聽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體免致中外譏議是日晚中批付公著曰覽卿所奏為罪韓維事維不惟性强好勝今日觀維族人知識布在津要與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維之强横若俟其有請而後罷則今後朝廷何敢行事紀綱自此不復振也卿更詳度作文字進入

中書侍郎呂大防亦上奏曰今夜呂公著封送錄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

范百祿不當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稱一面繳奏元降
指揮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臨政
擢維于沉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
為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
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呂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論列必
已竭盡至誠上裨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為開納况維
所坐至細止是拙于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
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

而熟察之少息雷霆震耀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懇至願大防劄子具家尚存奏本有封還御寶乃七月十三日所上今附此中批付大防曰覽卿所奏韓維事維為大臣言臣僚過惡自當公行豈有口陳而已者此不為罪何耶宜依已降指揮施行日後果有臣僚煩言營救必當重行貶竄

癸亥公著復上奏曰昨日兩具劄子論列韓維不當責降事伏蒙聖恩特降批旨稍霽威嚴仍令臣更詳度作文字進入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蓋以韓維于兄弟中最

有美譽亦别無姦邪顯狀若誥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譏議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來包容蔡確等使自引去獨于韓維不能少忍耶且門下侍郎位遇至重自非罪惡彰顯必俟其有請始聽去位最為得體伏乞聖慈少留神慮其元降到指揮謹同封進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韓維于兄弟中最賢以兄弟推之則粗有虚名若考實則未聞維之欺罔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責止以其罪罷門下侍郎與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

一知州實封進入續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曰祖
宗朝執政以罪罷亦皆有帶職或轉官告詞内不說事
因只平罷者但不因陳請即非美罷近世吴奎神宗以
其留韓琦排王陶自禮部侍郎叅知政事除户部侍郎
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臣兄公弼為與王安石韓絳爭
事亦是不因陳請自樞密使刑部侍郎除觀文殿學士
吏部侍郎知太原府令來韓維若只不與轉官令帶舊
職知州即是罷黜然但恐命下之日執政輔臣及臺閣

侍從必更有論執者今擬上鄧襄兩郡及令帶資政殿大學士更乞裁酌

甲子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

公著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彦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臣竊聞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見韓維公忠篤實禀于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陳盡心國家不避嫌謗陛下用為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寛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

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俟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姦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僚開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含己從人之德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採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霑姻戚既欲上裨聖化難以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

人則雖有些少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之意　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詞頭具奏曰竊以朝廷進退執政大臣上繫國體下動人聽茍有未安所害不細今陛下責韓維以嘗面奏范百禄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及令開具開奏却稱須俟

討尋既無明文何異讒毀臣伏思韓維所言誠出于讒則固不為無罪然未見維指陳百禄不正及非理事迹則其言是非尚未可知若百禄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則維言為當罪在百禄若百禄無之則維不為無罪伏望詔維指陳百禄不正及非理事迹然後陛下質以公議則是非自見所有誥詞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輔臣奏劾臣僚豈有案牘不具徒口奏而已者蓋是出于容易謂予聽覽可欺也以此罷其職豈謂與范

百祿較證是非然後為有罪耶宜依前降指揮作文字施行肇復具奏曰臣前日輒稽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謂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知從命順旨為得禮逆命咈旨為有罪然臣一門之內世受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德澤深厚臣儻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陛下聽決萬幾三年于此辨别忠邪賞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于此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

義將安在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傾寫肺肝冀有補于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禄所為不正及非理事迹非欲令維與百禄較證是非正欲考覈維之欺君與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禄之病則是維為執政敢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之體雖案牘不具出于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蓋執政大臣參預國論其于論議臧否人物不必一一具述文字

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心服與不服爾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惟是百官有司有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案牘為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為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于陛下威德不為無損也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議論臧否人物君臣上下吏務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

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之所體貌所與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以為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廉遠地則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夫二千石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去之况陛下左右執政之臣有堂陛之勢者乎臣受陛下厚恩食朝廷重禄豈肯私一韓維以負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已者為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爾伏望陛下察臣此心澄神熟慮儻蒙採錄乞如臣前奏

施行不報　先是左司諫呂陶累章論維怙勢任情陰竊威柄方陛下垂簾聽政不宜使大臣如此專恣若不早賜罷免邪計必行邪黨必勝非朝廷之福也陶家傳云陶五上章論維然未見陶五章實錄稱御史論維多除用親屬蓋指陶也陶論維除用親屬亦不止一章及維罷免時陶已為諫官不為御史矣不知實錄所稱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與陶同日徙他官或均因嘗論維但具章弗布耳今依陶家傳略存此數語更須考詳令徽錄均傳亦不載嘗有章劾維奏議亦無　及是又言伏聞有旨差韓維知鄧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術聳動四海懾伏萬官自古聖君英主無以過此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還詞頭者蓋肇向忝中書舍人累有臣僚彈奏維素喜肇力主張之今日肇以此報德耳臣又風聞肇與韓族議為婚姻若果如此聖明更賜審察

乙丑左司諫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陶還司諫均還殿中在五月十六日丁卯劉攽制集上官均自殿中侍御史除兵部員外郎葉祖洽自兵部郎中為禮部郎中同一制不知實錄何故以均為自殿中改比外當考政目與實錄同先是侍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等緣張舜民事劾

陶均面欺同列而陶亦自請補外上疏論朋黨曰杜純劾陶等欺同列此據鼎補之所為行狀且云純坐是忤旨貫易劾陶則據陶疏均事當考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著者其術無他在乎絶朋黨之患而已朋黨之患不止于忘國家之事以私己自營挾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之患耳人君

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推廣其説然二人者卒為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于治歎曰去河北賊易去牛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公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賴上下相徇毁譽

亂真人主雖獨公其心于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臣視往事之變嗟念久矣起自疎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于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慨自誓恨無死所以報萬一然臣嘗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已牴牾同列亦既多矣違戾權貴亦已甚矣項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説書臣以為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實生屬階乃獻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

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耳非欲沮頤以伸己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睚眦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諫紛然共議營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闇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為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從舜民之罷不當救面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名赴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為恥

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免遂形惡奏上瀆聖聰仰賴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社稷神靈弗祐非道斯人黨與不攻自破孤臣獲全復進諫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忍而不辨忍而不去哉所以辨者小則欲明一身之枉大則欲救天下之害也願陛下垂聽而察焉大凡臺諫供職之始當有章疏所言之事必以遠者大者為先近者

小者為後此其體也令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藉此以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祕閣之除命韓宗儒醜穢之迹郭茂恂贓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氏為婚姻絳既判北京乞差純為本路運判朝廷起純于停廢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數月召為大理少卿荷德于韓氏豈肯不報其人

天資刻深持法苛峻每斷疑獄主議惟重以求合韓維之意維多從其說于是表裏相成與范百禄異論維因此益嘉之忽有侍御史之除命下之初不協公議臣是時深欲論奏適會傅堯俞等事未辨明恐不知臣者謂臣又起爭端遂隱忍而罷則純之言臣以悦韓維迹狀亦明矣至于賈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辭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許臣深思而欲臣茍合

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葢中人之性燭理不能盡明凡于事變必再三思慮則庶幾無悔雖聖人亦許之夫以孔子之聖許季文子之再思而臺諫不容臣之深慮亦已過矣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為薄于風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舍不可執一而言也臣雖不救同官薄于風義其過小也實知不當救而苟為辭說附會黨與以救之則欺于朝廷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不敢為大罪寧致同列

之深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何愧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絶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之獘至于斯也夫朋黨之人寄佞于忠託姦于直濟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劉崇魯案原本作劉栖楚今據李磎傳改正哭李磎白麻者為謟崔昭緯也張又新搆李紳之寃者為附李逢吉也案歴代名臣奏議張又新作劉栖楚唐書載又新與栖楚同為逢吉搆紳而又新尤甚明作又新為得實今仍原本豈宜聖世復啟此風小分曹類大成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真宗皇帝嘗戒諫官曰不得

潛為朋比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哉恭

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規天廣地對揚祖考之光訓對

越上帝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遠出千

古四海治理萬幾得失神遇而心悟其于邪正了無遺

察臣雖以螻蟻之命立于虎豹之羣憑賴天地之力未

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戞然臣有喋喋不能已

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銷骨曾參殺人入市有

虎言者三至未免置疑跬步一差遂投朋黨之陷穽此

臣之所以深憂也夫竭力事君有死無二死得其義又何憾焉臣之區區惟恐不得死于陛下之斧鉞而將死于朋黨之陷穽則臣猶有憾也伏望陛下哀憐鑒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之議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又言杜純到臺已來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獨持深議意務在殺與胡宗愈等各狀論奏近日阿哀之事是也阿哀事當考此亦可見其附韓維矣賈易既言臣又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順素不與文仲往還

忽謫文仲盛稱賈易言臣之事因以言誘文仲令助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説此朋黨可見矣又言新除臺官趙挺之乃邢恕妻兄從程頤學因杜純薦為御史以頤與純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其畧云傅堯俞王巖叟近嘗彈奏陶為不曾論列張舜民事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傅閘呂陶不自引咎尚敢毀誣忠良以為強横逼使言事如其果然何陶之小人而無忌憚一至如此且堯俞巖叟亮

直一心求以報國天地鬼神固亦鑒其誠意縉紳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稱其賢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詭譎姦人安然復位按陶習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險于山川託朋附以自安懐機穽而難保編類章疏係二年六月十九日又言竊聞今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呂陶上官均差遣執政大臣心知其非而遲疑猶豫近及旬浹竟無所辯正出于不得已而行之且大臣既不為陛下開陳可否之義而臺諫又皆懐私顧忌鉗口養交而已然則陛下

何賴于股肱耳目之助乎又言竊聞呂陶之黨與巳衆根柢巳深有不可動揺之勢誠恐羣邪迷國為天下大患欲為陛下拔其源而塞之無使滋蔓而不救也今陶之死黨偏自執政大臣侍從要官相與馳驅往來晝夜合謀欲盡去正直中立之人然後肆意逞欲以居美權要選忠義之士無不扼腕疾首又言陶之黨人在要路者固巳瞋目而怒勃然見于辭色將恐機穽四發擠臣于不測之禍又言外議謂陶之黨人乃近臣之强者與

一二大臣素爲朋比近以利害劫彼大臣使之進說乞下前命是以密啟于陛下故陶與上官均之命復出此事之虛實惟陛下知之若果如其說其爲大臣者亦不忠之甚也編類章疏六月二十八日奏 又言呂陶昨寢罷左司諫之命以其有不忠之罪中外公論皆以爲當猶恨其斥逐之晚也陶包羞覬幸借託請救乃復得之果以不忠得罪閱月可復乎彼貪利之人志在苟得而無恥乃其常態何至朝廷蔽失如此之甚哉編類章疏七月五日奏今并附此 及是

陶與均罷言職陶外補而均内徙兩人俱罷言職均内徙而陶外補益易攻陶特甚由此除命不同均曲折當考趙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丁卯以雨罷集英殿宴

戊辰遼使辭　呂公著于使殿復論責韓維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適奏改韓維詞頭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詔中書省韓維誥詞宜作均勞逸意舍人蘇轍實為之　詔熈河蘭會路鈐轄苗履速起發赴任御集七月十九日　天章閣待制知襄州吳雍卒

庚午兵部言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使司奏自開拓本路及諸路用兵以來敢勇効力因立戰功補授甲頭至三班院差使者甚衆欲依軍將殿侍大將三班差使法許換授弓箭手人員比類擬定合換職名從之　置河中府龍門縣韓城縣錢監三　降授正議大夫知相州崔台符卒

辛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新舊錄並書御史論維多除用親屬故罷獨不載御史姓名按論維多除用親屬有呂陶章疏可考

然當時罷維乃專坐口陳范百禄過惡而不具文字呂公著家傳載呂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曾肇奏議載其事甚詳不知舊録何故都不取而新録又因之

左司員外郎王覿為侍御史侍御史杜純為右司郎中御史中丞胡宗愈言純頗僻深刻無學術進不由科第用法狥私乞罷其侍御史執政力為純辯而中旨令與覿更任宗愈又言純諂附韓絳乃出知相州純知相州在二十八日今并書之執政為純辯據宗愈傳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河中府葉康直知秦州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初自陝西運副除直龍知秦州曾肇繳還十二月六日蘇轍再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罷之六月二十八日改除小龍

河中令更授秦州　樞密院以邊事未息合要康定慶歷以來河東陜西用兵典故請借仁宗朝實録俟邊事息日送還祕書省從之新無

壬申詔還坤成節臣僚所進金酒器　復鄭州鄭縣

是日手詔付吕公著等令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兼知邊事堪大用者三五人具姓名親書實封進入公著即上奏曰臣未準詔旨以前固嘗思慮籌度近侍之中卓然能當大事者亦未易得今且于短中取長畧具數

人觀文殿學士孫固和厚有守曾任樞長及邊帥然才識有所不至吏部尚書蘇頌資性平和諳練典故然人格不至高户部尚書李常好賢樂善處事平允然風力不甚強吏部侍郎孫覺學術行義衆所推服然臨事或不膚敏又户部侍郎趙瞻和厚曉邊事天章閣待制顧臨忠義倜儻亦好講求邊事然進用未久或可漸次擢任又御史中丞胡宗愈素有直聲然前日彈杜純一事頗為乖繆疑為小人所誤乞更觀察又言今三省職事

與舊日中書一般中書宰相參政本以四員為額若未
得人三省權不添人及樞密院且令安燾范純仁久任
燾在樞府日久頗為習熟純仁蒙陛下不次拔擢至此
兼曉邊事雖燾屢有人言純仁嘗自求退罷宜各令安
職亦未至闕事　按手詔問有才行風力兼知邊事堪大用者范純仁亦被此詔蓋當時遍問執政不但呂公著也公著家傳有所薦人姓名因備載之仍具言付公著等庶不失事實純仁所薦既無姓名吏不別出公著家傳載此奏或加刪削蓋私有所避也臣燾得别本于汪應辰令附注在後仍稍增入呂公著奏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御批令臣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并知邊事堪大用之人三五人者臣未准聖旨以前

亦嘗思慮籌度除今日已大用人外其餘兩制以上及前執政並未見卓然有遠識骨鯁能當大事可充柱石之任者其諳曉邊事臣僚尤更難得今且于短中取長畧具數人觀文殿學士孫固在先朝任知樞密院事亦曾歷河北邊任和厚有守然才識有所不至吏部尚書蘇頌資性平和諳練古今典故然人格不甚高戶部尚書李常好賢樂善處事平允然風力不甚強吏部侍郎孫覺學術行義為衆所推然臨事或不至膚敏覺見任侍郎或乞日近且進為吏部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和厚習吏事本是闕中人頗曉邊事然進用未久伏乞更觀後效若戶部尚書有闕或且試用天章閣待制顧臨忠義倜儻有報國之大志亦好講求邊事然進用未久且乞聖慮記錄更試其才御史中丞胡宗愈自來衆皆稱其勁挺有學識然前日彈杜純一事頗為乖繆疑為小人所誤乞更且觀察右吏乞聖慈詳酌七月二十四日貼黃稱勘會見今三省職事與舊日中書一般中書宰

相參政未以四員為額今來若不得人三省權不添入
及樞密院且令安燾范純仁久任安燾雖人望不美然
在密院亦頗用心習熟范純仁累任西邊陛下自
庶僚擢至輔弼宜且安職亦未至闕事更乞詳酌

癸酉皇城使内侍押班權管勾入内省押班公事馮宗道領惠州刺史　詔除太僕寺官三省樞密院同取旨以馬政隸樞密院故也　詔免死事之孤納不應給俸錢從戸部請也

乙亥戸部言河東路轉運司奏乞將折二大銅錢亦許依小銅錢例收稅從之

丁丑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崇福宮范鎮乞致仕詔遷銀青光祿大夫仍前職致仕舊錄云是時凡得罪先朝者悉相援以起羣姦引鎮以助己鎮力拒之卒不起士論嘉之新錄辨曰元祐之政起老成以自輔而鎮以癃老力辭非緣職事不合也史臣之言如此實為厚誣今刪去鎮所以辭不起已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舉崇福宮時新錄要亦未詳

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畧使勘會邊防大計貴在先慮近者夏人顯肆傲慢不修臣職料其作過必在今秋累據前後探報看詳夏賊自中國遠討靈州已來常有長驅報復之意又自攻圍金城不利之後或有攻圖

深入之謀今來賊計狂狡雖未知作過所向若只如常歲犯邊攻掠則朝廷已降指揮戒敕諸路沿邊過為備禦去訖萬一肆其狂謀不顧成敗併兵一路豕突深入即不委逐路合于甚處可以捍禦使不得奔衝或放令稍入近裏即却合于甚處可以邀截扼其歸路須藉帥臣預為講畫仰各詳前項事理不可下司密切檢詳前後機要圖籍有無曽經措畫備禦深入條畫及更切詢訪經歷舊人參較利害從長議定捍禦邀截兩策各于

甚處駐兵可保必勝不致誤事疾速條具聞奏其上件事理止是朝廷今來先慮及此預委諸路相度責有定策萬一倉卒之間不失禦備即不得張皇漏泄却致境内居民先自驚疑不安每有奏事仍令機宜官親自書寫不得少有漏露舊錄刪取此詔甚畧今具載之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除契勘得前後機要文字法式圖籍内别無備禦深入條畫外臣自領職以來固已念慮及此亦嘗詢訪衆議雖無經歷舊人其間形勢利害粗可究見緣本路

内外山谷重複少有廣川大野前此屢經夏賊入寇内
熙寧三年賊馬最盛是時只是分兵攻圍慶州沿邊五
七城寨一面遣輕騎散行村落搜求擄刼其輕騎之散
行者亦曽一至慶州北拒城四十里而去蓋未嘗以全
師直抵帥府如將來入寇之數又倍於前則猖狂進嚮
或至城下亦無足怪若謂敢踰越帥府直趨内地則理
恐未然蓋賊既犯邊若不先以兵衆守䦕邊寨則豈敢
不顧其後而輙為長驅之計既須先守邊寨然後深入

即沿邊次裏不下十餘城寨所占賊兵無慮二十萬此外須别有餘兵十萬衆乃可直造帥府臣自今年夏秋已來便作賊兵攻圍帥府之計其沿邊城寨只令過為守備誡以軍法雖有小利無輒出兵及日近以探報加急已令清野避賊此外先已選擇將佐之可任戰鬬者令團結戰兵排備休息俟賊耗逼近即欲漸次抽那與帥府重兵相合以覘其變縱使賊兵直至帥府遂肆攻圍亦止可堅壁自固蓋彼賊遠來以衆自恃勢大氣鋭

必利速戰我既衆寡不敵惟宜按兵不動以頓其鋒彼既知重兵在内不務速戰又既已清野掠無所得而日有傷殘臣料彼賊豈不以歸路自虞恐未敢外掊諸寨内置帥府而遂移内地萬一彼賊尚有餘力既不顧巳之成敗又不顧重兵在後而尚更深入則當臨事審畫或出或處或聚或散或乘不意破其間隙或俟氣衰制其歸路並繫至時處决非可預陳臣實至愚偶叨寄任姑自罄竭謂宜如此固不敢自以為必是惟上託朝廷

威靈或冀塞責而已自餘纖悉臣已仰體聖籌密切施行　文彥博奏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册恩禮極優錫賚尤厚而敢忘恩背德輒行公牒傳送疆吏自絶于天不修貢奉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其罪欲乞降詔邊帥即出敕牓以諭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羣情之忿怒不與醜羌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沿邊州軍以備緩

急邊上勾抽此據彥博集自注云元祐二年令附七月末當考

范純仁言臣早來與安燾商量為遣中使分往陝西河東撫諭帥臣及做照管沿邊知州因帶取索兵糧器甲數目文字及密行體量邊防未盡未便事件適已進入臣再思之陛下遣使密諭諸帥以委託之重令却令體量邊事恐非陛下專責帥臣之意欲于逐人付身劄子內減去密切體量邊事一節只乞面令密行詢采回日以備訪問純仁所言恐即是此詔然實錄不書遣中使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彦博實主之語侵彦博及范純仁太

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弟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祚切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旣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頗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令之時正賴左右力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此據吕公著家傳稍刪潤之賈

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蘇軾蘇轍轍奏乞外任劉子可見易到懷州謝上表又言軾特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止轍又乞取問實狀據此則易所言大畧具在獨不知范純仁何與也又頤乃易黨而易請併逐之未知信否頤雖與易同逐自緣他事為孔文仲彈劾不知家傳何以云然又家傳載易責命在七月二十四日今從實錄益七月二十四日有旨及是乃施行耳舊錄云以侵毀大臣言事失當故黜之新錄削去侵毀大臣四字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纎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

筵臣項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覩厯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泛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揺撼聖聽推難攷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畢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

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頋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荅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頋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横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踵終兆永貞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縱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頋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養日跨疋馬奔馳權利徧謁

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竊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之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戲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令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順未甞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順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令聞復下何也如此則

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順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順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順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順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于上而順乃鼓騰利口間諜羣臣使之相爭鬭于下紛紛

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
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于咫尺之
近而肯容如頤者爒涬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政推
舉之過遂誤知人明哲之德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
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
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
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頤赴講會上瘡疹
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

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詰問疾上不悦故黜之此據舊錄稍刪潤之但刪去頤雅為羣姦所知至是言者以為開亂黜之非其罪等語新錄辨誣云頤知上疾而告于宰臣斯未為過而言者乃以騰口為罪又取市井間語以加之甚矣今刪去按史官但當錄其實耳當時孔文仲實以劾頤頤亦坐是黜安可沒而不書若辨其是非則付來者可也胡宗愈舊傳云程頤更定太學規制率出己見無所統紀學者病之宗愈曰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新傳刪改云程頤史定太學規制宗愈曰先帝學法固已精密宜悉仍舊其辨誣云程頤當世名儒胡宗愈議論亦多不苟豈應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此皆足

以惑衆非所宜載今删去按宗愈既駁頤學制因斥頤不宜在朝廷當時必有此章未可謂舊錄誣宗愈也呂本中雜說劉器之言元豐時見司馬君實君實說王介甫初為政儘日同志峭直之士已漸不用猶欲用中立之士如李公擇孫莘老諸人後來如中立之士亦不用君實作俚語云却用一隊阿蹶底物事器之又言元祐中間見君實已深不喜正叔君實亦作俚語曰幾時教你如此崛起來待陽遷起居舍人與罷了經筵今仍附見

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

此據頤集附見頤本傳載頤所以罷講筵乃云坐上疏乞于延和講說為頤臨孔文仲所劾誤也上疏乃在去年夏末及今一年有餘矣雖今年三月亦曾再上疏然所以罷講筵要不緣此今不取

癸未禮部員外郎顏復充崇政殿說書兼判登聞鼓院

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法當檢舉詔更俟一年取旨九月十二日移秦州尋不行

詔創立改法並先次施行應修條者類聚半歲一進呈以正條入冊頒行若非海行法即書所入門目裁去繁文行下所屬仍類奏六曹季輪郎官點檢刪節具事目申尚書省樞密院令左右司承旨司看詳當否甚者取旨賞罰從樞密院言也

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

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計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　以西蕃冦洮河州詔被焚屋舍土棚計間給錢發窖藏糧斛之家計口給食至夏熟日止死事者人給絹七匹此係五月閒事見五月二日　詔復進納人四任十考改官舊法仍增舉者二人　文彥博奏臣近面奏聖旨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臣畧具除改舊制節目如後吏部選人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自此以上敘

升今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效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省府推判官今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發運使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滿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發運使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使副任滿或就移近上

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
三司副使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轉運使
副省府判官或逐急藉才差知大藩鎮者其歸亦多任
三司副使或直除修撰待制者三司副使歳滿即除待
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諫議大夫者有資淺
而除集賢殿修撰充都發運使後亦除待制三院御史
舊制多是兩任通判已上舉充歳滿多差充省府判官
或諸路轉運副使累遷至三路歳滿充三司副使又歳

滿除待制御史或言事稱職公論所推即非次拔擢繫自特恩正言司諫自來遷擢無定制或兼帶館職文行著聞或議論識體方正敢言朝廷所知臨時不次擢用本無常法三館職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當在館久任其間資地人品素高者除修起居注即今起居郎舍人遇知制誥有闕即試補即今中書舍人已上並舊制甄別資品履歷次第除注之法與今來官制或小異而大同更乞與三省參詳進呈

乙酉詔三省參詳資品履歷按新舊制除授實錄乙酉太師文彥博進除改舊制甄別資品除授之制詔三省參詳資品履歷按新舊制除授令以彥博集所載除改舊制節目詳著於癸未日又詔吏户刑部郎官任滿治狀顯著者長貳保奏與陞任訖令再任仍升一任資序通及五年理為兩任諸司郎中亦如之從彥博請也十月六日罷之中書侍郎呂大防為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儀使以呂公著辭疾故也

丙戌朝奉郎殿中侍御史韓川為左司諫　奉議郎直

龍圖閣權發遣潤州朱服權發遣福州言者尋攻其罪改泉州六月二十八日孔文仲云云九月十四日又自福州改泉州今并書言者攻其罪據政目

丁亥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左正言丁騭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比　通議大夫給事中張問提舉醴泉觀問移疾逾兩月就私第書省中事御史趙屼論之問亦自陳故有是命尋以正議大夫致仕致仕在二十四日今并書之　皇城使内侍押班馮宗道都大管勾迎奉神宗皇帝神御赴西京會聖宫　河州南川寨戰守有

勞漢蕃官兵遷官資賜帛有差　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言糧綱到京欠折緣元豐六年指揮不分輕重發遣向下結斷顯為寬縱致近年侵盜愈多請今後少欠並依元條在京及卸納處折會結斷杖已下即發赴泗州及裝發處從之新無　詔應緣綱運事京東排岸司弛慢聽發運司申戸部新無　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岑象求言撲買場務違欠課利已科罪者蠲罰錢之半從之新無

戊子詔北人及兩輸人應送他州者除婦人小口外並依配軍法差兵級部送新無

庚寅西南羅蕃遣人入貢

辛卯知鎮戎軍張之諫兼涇原路鈐轄為九月十日鎮戎被圍事書此權涇原路鈐轄王光祖權發遣本路副總管光祖權副總管在十四日今并書之

國子司業黃隱為鴻臚少卿先是劉摯呂陶上官均為御史日皆有章劾隱考校還補徇私違法妄意迎合時政凡生員試卷引用王安石經義者不問是

非輒加排斥又預出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傾邪浮薄不可任太學長貳童皆不報及是乃左遷制詞責以煩言屢至士不誠服故也（肇陶各一章均三章並附元年十月末陶又一章附二年正月十八日隱自司業改鴻少此據政目在二年八月十二日實錄在十五日今從政目制詞曾肇所作見肇西垣集第四卷二十四日出知泉州）司農少卿宋彭年權知棣州以御史趙屼言其險刻也　詔蠲免二浙鹽亭户課鹽舊錢錢塘仁和鹽官昌國亭户計丁納鹽歷歲已久至是除之　樞密院言河北河東陝西保甲不一請

並以五家為保丁雖多止作一保其正長合隨家保置從之　禁私賣易銅鍮石器犯者依私有法　增曹州寃句縣巡檢　太常博士呂希純為宗正寺丞此據政目希純為太常博士政目在八年四月十四日　朝請郎楊完男特推恩以完嘗為禮官館職因疾請致仕未受命前死尚書左丞劉摯言之故有是命元祐二年八月四日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劉摯劄子臣伏見故朝請郎楊完博學能文行義純正熙寧中數有臣僚薦先帝賜之名對有所任使多在清選而完以直道自守不茍合于世未嘗一至權貴之門甘貧守節有大臣之風其後以館職歲滿乞補外衢州之政東南稱之臣昔與完累任同官

實知其人昨準敕舉監司以完應詔今年春蒙聖恩召完赴闕將有所用不幸道中感疾至杭州遂乞致仕告命至杭州之前六日完已卒矣于法親受方得推恩臣誠悲完不幸不獲副陛下任用又不能忍死數日待致仕告命今既死只有一子而極貧無以自存臣不勝愚懇欲望聖慈憫完平生節操曾歷書局禮官文館之任今已被召旨而殁于道路望曲賜哀憐特出睿恩官其孤子以全善人之禄以為士大夫行義之勸貼黄稱完至杭州以四月十二日乞致仕五月十六日以疾卒當月二十二日致仕之命到州不及親受止五六日而已

壬辰詔唐鄧强盜及藏匿家權依重法地分法新無

癸巳三省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告喪既弔卹其國又封冊其子兩宮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無不懽躍知

朝廷更無征伐從此可保無事不謂彼國强酋獨有異
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梁葉普者擅權立威凡故主
近親及舊來任事之人多為所害以為若邊塞無事則
姦謀不成故輙敢犯邊以請地為名不遣賀坤成節謝
封冊使反覆邀乞别懷異圖背恩逆理莫此為甚若不
加誅無以威示外國詺夏國久亂新主孤幼其輙敢犯
邊及不遣使賀謝皆緣强臣梁葉普等擅權逆命陰有
異圖即非其主與國人之罪豈可遽欲興師深入討伐

将使無罪向化之人例遭誅戮宜令諸路帥臣各嚴兵備無得先起事端其所發兵馬權屯次邊如葉普等能幡然改圖忠事其國効順朝廷本國上表章通貢奉特仰收接許其自新若果敢犯順即令諸路乘便深入務要誅鋤首惡不得濫及無辜內首領素不附葉普欲自拔逃難及葉普同黨有能歸順者聽所在以聞仍曉諭沿邊漢蕃梁葉普已見五月二日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西賊攻塞門寨具注葉普事合并考六年十月五日又有葉普破殺事

甲午西南蕃遣人入貢

乙未戸部侍郎張頡為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皇城使楊永節副之中書舍人曾肇為皇帝賀遼主生辰使皇城使向綽副之太僕少卿王欽臣為太皇太后賀遼國正旦使西作坊使劉用賔副之工部郎中盛陶為皇帝賀遼國正旦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趙希魯副之

三省言應曾歷省府推判官臺諫寺監長貳郎官監司人並合堂除而知州軍闕少每于吏部取差有妨本

部擬授詔以前後條參酌使兩不相妨立法以聞于是以知州軍闕一百四上朝廷以九十八分吏部吏部狀檢會元祐二年四月四日聖旨應曾歷省府推判官臺諫寺監長貳郎官監司人並合堂除勘會上件合堂除知州軍者自來少得本等闕次逐旋于吏部取闕差除致妨在部待闕人已撥員闕令吏部將前後條貫參詳如何得兩不相妨可以久遠推行立法聞奏當部勘會知府軍闕本部除差通判知縣人外共一百十三處內有泰海等州舊係堂除見却係本部差人今相度欲乞將大名應天河南成都太原江寧潁昌河中鳳翔興元府永興成德淮陽軍河陽荊南陝府秦延青鄆杭瀛定慶渭熙桂陳兗襄鄧潞揚亳蘇越洪潭泉福梓徐曹蔡滑相邢同晉廬壽湖明宣滄齊潁恩澶冀潤汝虔鄭邠遂密涇真楚登饒吉濮濟單沂博泗棣宿建滁和舒懷衛商虢

漢利通解泰海絳耀秀温鄂唐州一百四處並朝廷差人吏不下吏部取闕邵武廣濟信陽無為高郵永靜永寧通利平定威勝廣德南康建昌南安漢陽興化廣安軍發濠河南劍萊濰淄隨郢均房金蘄黄光濱深磁趙澤汾遼坊丹寧成鳳隴台處衢睦常平江池峽岳安鼎復衡道永柳邵潼蜀彭眉綿邛簡嘉果合資榮渝達涪南雄韶澧閬洋興劍潮惠夔信歙州九十八處並吏部差人此據邸報增注一百四處闕三處九十八處闕八處當考

詔修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　殿中侍御史韓川言朝廷之于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立法則幾于利權勢以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而要其終則莫不取虛名而廢實效近委太中大夫以上歲于

諸州通判人内舉充知州遇三路及諸路四縣以上處闕先差本等次通判皆須被舉者餘雖考課上等亦不得預朝廷之意固欲得人而所薦未必公也今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惟馳騖請求因緣宛轉者得之為多迹遠地寒者固鮮夫寒士雖久歴為郡及治狀已著考課入等偶無近侍之薦則反在通判下不許入三路又不許入四縣路處彼獲一薦章即陞躐等級超壓老舊何其幸耶又以州四縣以上為繁劇三縣以下為事簡

事之繁簡在民户衆寡不繫邑之多少臣請以薦舉之意績效之實相參修正此條庶幾無弊其所差知州軍更不限縣數詔吏部立法以聞　監察御史方蒙言畿內沿汴蔡河諸邑屯列禁旅分置將領雖以蕃衛帝室亦取其漕運便順芻秣易供也近者畿內諸邑軍食無備請下有司計置縱未能有三年之積亦不可無一歲之計詔户部速計置常令有備

丁酉詔諸路策應其罷預定將分遇賊入寇即報鄰路

帥司于日下發將兵赴之若臨時乘機可以牽制或賊據要害則聽依隔路例擇便牽制從熙河等路經畧司請也九月十六日可考

戊戌知岷州种誼復洮州擒果莊二十八日奏初誼捐金帛結果莊部下首領卦斯敦什寧使伺賊中動息會遣人來報果莊駐洮州巴羅桑阿克密等軍馬已放歸族惟以帘壘强揚等數族軍馬自隨猶萬人誼即言其狀于游師雄及閙經畧司請以熙河蕃漢及通遠軍蕃兵五將

合本州軍馬直趨洮州此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師雄納其言經畧使劉舜卿觀望不欲乃曰賊計誠然當堅壁清野以待之師雄嘗建議乞先擻果莊索洮州所擒生口不聽即諭舜卿命詛出討及師雄至熈州聞夏人遣大首領威明阿烏往青唐計事鄂特凌古因本朝使者髙昇而青唐酋長或來告舜卿以董戩死鄂特凌古祕不發喪詐稱嗣子當立請于朝廷已而復殺董戩妻森摩氏因温錫沁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

以兵問罪于境上當殺鄂特凌古以獻頒立董戩之後以安國人舜卿未納師雄聞之喜曰此天賛我也亟具利害上于朝且曰若遣趙醇忠于青唐城如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且乞先敵未動亟伐之不報已而夏國主乾順盡召十二監軍兵屯會州天都山西南國母與梁葉普等率之對蘭州通遠軍而營欲與果莊連謀入寇鄂特凌古發河北兵十萬由嘉木卓城橋渡河圍河州又發廓州兵五萬餘人與夏人會熈州

城東王家平師雄諜知之謂舜卿曰事急矣不可復待奏稟宜聽誼等出兵急裝輕齎並洮州而進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馬願為首戮議三夕舜卿不得已從之于是遣總管姚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纍卓城脅取倫布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絶西援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格隆谷會通遠寨蕃兵宵濟巴凌川期是月十五日出師十六日兕破倫布

宗百里閒焚蕩無孑遺斬首千餘級十七日攻嘉木卓城
殺傷相當日晡焚其飛橋移時羌十餘萬奄至旌旂鎧
仗亘數十里至橋不得渡望風而潰十八日晚詛至洮
州壁青藏峽會夜大雨及旦重霧晦冥詛引兵圍城部
分甫畢霧忽開羌望見官軍以為從天而下亟乘城拒
守漢兵四面攻之其板築猶未畢也士皆鏖鬭呼聲動
天地一鼓破之擒果莊及其大首領九人斬馘數千獲
牛羊器甲數萬計城中萬餘人為官軍所蹙入洮水而

死者幾半誼固識果莊既被擒戲問曰別後安否果莊曰天不使我復故土命也師雄度官軍必勝前命工為檻車遂縛載果莊送闕下此據張舜民所作种誼游師雄墓誌及汪藻青唐錄青唐錄云鄂特淩古初立以為朝廷畏已乃與夏國偽相認葉普通約以熙河岷三州還西蕃蘭州定西城還夏國果莊又陰以印信文字結漢界熙河岷秦階文龍威茂州通遠軍熟戶為內應二年三月遂舉兵寇洮州擒趙醇忠及殺熟戶大首領皇城使經斡穆等數千人駐兵常家山分築洮州為兩城以居北城周四里樓櫓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樓櫓七跨洮為飛橋五月一日引步騎七萬圍河州南川寨焚廬舍二萬五千區發窖粟三萬斛脅從约羊家二族六千餘口并導夏人數萬敗官軍殺都監吳猛而去朝廷深憂之為出兵百五十指揮無慮

七萬餘人戍邊且博詢士大夫可與邊臣計畫者大臣以奉議郎游師雄應詔師雄白宰相以為奉使絕塞軍中可否間不容髮如俟中覆恐失機會請如古者大夫出疆悉得專決朝廷從之師雄乃乞先索歸還洮州所擄生口如不聽命即諭知熈州劉舜卿擻种誼出師取洮州七月三日師雄至熈河聞夏人遣大首領咸明阿烏往青唐計事鄂特淩古因本朝使者高昇兼聞鄂特淩古殺其國母森摩氏國人怨之師雄奏乞因其人心誅鄂特淩古立趙醇忠又奏乞先出兵伐其謀不報時夏國主乾順受朝廷封冊不謝盡召十二監軍兵屯會州天都山西南國母與梁業普等師之對蘭州通遠軍而營欲與果莊連謀入寇中分熈河鄂特淩古發河北兵十萬約十七日由嘉木卓城橋渡河圍河州又發鄜州兵五萬餘人與夏人會熈州城東王家平師雄諜知之謂舜卿曰事急矣不可復待奏稟請分兵兩道急裝輕齎並洮州而進命大將姚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户擣

嘉木卓城脅取倫布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种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格隆谷會通遠寨蕃兵宵濟巴凌川期八月十五日出師十六日兒破倫布宗百里間焚蕩無孑遺斬首千餘級十七日攻嘉木卓城殺傷相當日晡焚其飛橋移時羌十餘萬奄至旌旃鎧仗亘數十里至橋不得渡望風而潰十八日晚誼至洮州壁青藏峽會夜大雨及旦重霧晦冥誼引兵圍城部分甫畢霧忽開羌望官軍以為從天而下亟乘城拒守漢兵四面攻之具板築猶未畢也士皆鏖鬭呼聲動天地一鼓破之擒果莊及其大首領九人斬馘數千獲牛羊器甲數萬計城中萬餘人為官軍所蹙入洮水而死者幾半師雄度官軍必勝前命工為檻車至是縛果莊以獻夏人聞之即日舉軍遁去捷書聞宰臣百官表賀于延和殿詔果莊首惡已擒應隨順犯邊羌戶令劉舜卿告諭安存免罪仍舊住止願率衆入漢者收納犒設等第以聞果莊子結斡磋并以次兒男如五

日内同首領入漢則免果莊死結斡磋等級優與官禄出限不從許以次首領殺併擒捕比類與大首領一等推恩九月獻果莊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及諭以罪當誅死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莊服從釋縛後果莊病死京師而其子卒不至

責授朝請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

李定卒

庚子新知鄧州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知汝州維解機政出守而其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

西蕃首領伊州刺史森摩乾展為銀州團練使禮賓副使温錫沁為瓜州團練使各增月給茶綵及賜銀絹有

差以不從果莊犯邊及密報機事故也

辛丑吏部尚書蘇頌翰林學士蘇軾兵部侍郎趙彦若充實錄院修撰校書郎李德芻為集賢校理倉部郎中王宗望計置陜西路邊糴集賢校理兵部郎中葉祖洽罷新除禮部郎中以給事中趙君錫言其人物凡下項對策訕及宗廟故也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軾等參定祖洽策語或并入此據劉攽制集祖洽除禮部郎中與上官均兵部員外郎同制七月十六日可考

涇原路經畧司言夏人冦三川諸寨敗之夏人冦三川據張舜民劉昌祚墓誌乃是攻鎮戎軍後實錄于九月

十日書鎮戎八月二十二日先書三川當考蘇轍制集云西賊攻圍鎮戎軍南川寨等處韓緒等戰守有勞或傷中韓緒雖進轉兩官趙説臧遜各轉一官事在十一月末制詞云夏戎背恩侵我疆埸烏合之羣遍滿山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于立功

按南川寨在河州南四十三里三川寨在鎮戎軍西三十五里此云鎮戎軍南川寨恐制集字或誤也

癸卯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 按實錄七月十三日均已除比部員外郎并呂陶亦移見十六日矣不知何故今猶以殿院改禮外或當改云新比部員外郎上官均改禮部員外郎又據劉攽制集則均除兵外與葉祖洽禮中同制祖洽既還兵中故均自兵外改

禮外恐不當稱比外朝奉郎集賢校理孔平仲為太常博士鴻臚少卿黃隱知泉州以右正言丁騭論其黨附程頤避韓絳易名因不才罷司業遷少卿非是故有是命尋改泗州改泗州在九月二日今并書新錄謂黨附易名皆不見事實徒出于一時言者之口遂刪去今從舊錄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元年十月末二年正月十八日并八月十二日可考詔賜文彥博呂公著曰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耆老無下拜書于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為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疾自力對于延

英詔使毋拜今吾耄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蓍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為之報畧無盈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詔門下中書後省修立司封考功格式先次施行

甲辰西南張羅方三蕃遣人入貢　新京西轉運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即引嫌辭避復上疏曰陛下知臣無他哀憐全庇未遂誅戮猶欲付之一道

恩德深厚其幸極矣然臣尚敢冒鈇鉞之威傾布腹心求免寄任者葢為陛下以臣為是黨人以臣為非受恩于陛下得罪于黨人故也陛下以臣為是公也黨人以臣為非私也受恩于陛下則生可保也得罪于黨人則死不可保也當此之時臣欲不言而去則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不有鬼誅必有人禍臣欲言之而去則議者必謂臣因罷職補外憤怒狂躁敢肆譊譊則臣言與不言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諫列則猶可言明日罷去

則不可復言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寧取憤怒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也葢為皇帝陛下承祖宗社稷之寄恭默不言太皇太后保祐嗣聖務以德治簾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謀天下之政者惟執政數人而已每與詢求朝廷之闕失者惟臺諫數人而已每使談演經術開發聖性以充廣道德仁義之實者惟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欺罔報陛下乎今臺官以阿附彈奏而執政應之于內講官以怨仇欲

報而諫臣助之于外在臣一介固不足恤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也何則今日惡一小官而擊去明日憾一大吏而中傷推此而上何施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剗除不易也況臣今日以後不復面見清光無由更上章疏故于此時敢效古人之尸諫詳悉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畧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後退就鈇鉞亦未為晚伏望陛下寛臣憤怒狂躁之罪一賜省覽幸甚幸甚臣聞本朝故事為御史者有兩府是

舉主並須回避蓋置臺諫以撿察兩府之過若用其門生故吏慮致狥私此祖宗御下之機權至深至密近歲以來此制隳紊只避親戚不避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是韓維親家畧不回避畬然用之無復忌憚中外傳聞莫不駭歎蓋杜紘之子為韓氏壻純與維情愛豈不相厚動息豈不相通維有過則純必不言維有怨則純必為之報害政之端莫甚于此今純雖已罷去臣深恐他日兩府又用其親戚及門生故吏為臺諫表裏

作事以誤朝廷臣今日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一也純之本末如此而人不敢言者畏韓氏之勢也韓氏之勢誠可畏矣宗道為左司宗古為司封宗師為衛尉劉攽為中書舍人未甚過也陛下方以安静為治進退大臣務全恩禮臣亦未敢指此詆韓維也至于近日則頗專恣以宗文為光祿丞又有待次而櫂軍器丞者又有奪吏部之闕而為北京通判者乃其子與姪也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杜紘為大理卿張元方為府界提

黙辛雍為太常博士馬祐為清河輦運宋彭年為司農少卿楊景謨知開封縣謝景温免成都得楊州郭茂恂貪贓放罷得晉州徐耘待闕差磨勘染院物帛皆具親也臣方欲極力言之而自遭枉奏勢未暇及今韓維雖已罷免臣恐他日宰執有如維之强横臣今日亦不敢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二也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起程頤于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日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義勿言可也今乃講讀

之罷往往與内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

發嗽未御講筵顒乃申請乞今後須得關報亦駭中外

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疎繆無取禮部逐一駁正三

省至今依違未决議者非之臣又風聞顒在汝州侵占

民田數家起訟邢恕在彼兩平其事然未審其實有無

果無之則是他人以惡語加之也果有之則殊非朝廷

所以待顒之意也臣知此久矣未深信之而不言也至

于今日則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三也古者

冢宰制國用于歲杪量入以為出周公制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然則邦家經費乃執政所當留意也今聚斂之弊蠲除已盡而浮冗之費殊少裁節雖降詔委官裁減冗費而所減者惟將官公使一項歲可省十萬貫其他則皆細碎毫末耳臣恐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未免過取于民宜詔三省與户部裁定國費革僥倖戒姑息上以益國下以厚民此願陛下知之者四也國家宗社所以延長萬世德澤及人淪浹骨髓者蓋懲秦漢

以來至于五代之弊無族誅有貸法故也天聖中詔天下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上請例蒙寬貸州郡應有不應奏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不知幾萬人矣近歲删去此條于是天下之獄在可疑可不疑可憫可不憫之間者皆畏駁勘更不奏請率皆文致其罪處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密而濫死者衆則與免駁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夫君子小人之道各有消長觀其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

並進則治小人彙征則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謹其用舍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勤亦至矣而間有小人雜于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汚濁心膽麤豪神宗亦嘗稱爲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闕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許將令冬成資宜令速赴新任盧秉者昔任兩浙提刑創興鹽法虐害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惟求合李憲之意曲奉于憲有如尊親憲嘗薦之秉

將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時中李南公路昌衡華皆刻薄之資見于已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使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惠養元元矣此願陛下知之者六也凡此六者陛下既已知之願以聖謨英斷收攬威權運于掌上使大臣小吏不敢為欺天罔日之事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雖朝去闕廷暮死溝瀆亦無憾矣臣既與當途之人多有仇怨今轉漕之職必難安處未免煩言重凂天聽伏乞除臣遠小一郡俾安其分

于是詔陶與梓州路轉運判官陳鵬兩易其任蓋從陶之請云上官均以七月十三日除比部員外郎與陶除京西運副同日並已移見十六日實錄又于八月二十四日癸卯書均自殿院改禮外初不稱比外然則均未嘗為比外也陶以八月二十八日丁未改梓州路按陶家告命改梓州路乃二十五日甲辰也今附甲辰陶改梓州路蓋陶自請不知均改禮部員外郎何故當考

是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位此據政目四年九月除吏書

乙巳供備庫使內侍押班梁惟簡為西京左藏庫使

朝請大夫祕閣校理許懋為右司郎中

丙午翰林學士蘇軾言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舅耋老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顔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無拜于堂下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葢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疾進對亦止于臨時傳宣不拜令來彦博公著令後免拜

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彦博公著終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憫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閒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從之　詔呂公著步履艱難自今每遇入朝許令男一人入殿扶掖又詔呂公著乞外任已降指揮不允令諸處無得收接文字御集八月二十七日　翰林學士蘇軾言臣竊聞熙河經畧司奏生擒西蕃首領果莊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

為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于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
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唐此乃鄂特凌古巢穴若
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
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輯治邊防
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
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邊臣願
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
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

目覩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

丁未文彥博上章辭不拜恩命詔曰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為可畧古之道也卿尊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為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以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所請宜允　熈河蘭會路經畧司言岷州行營將官种誼收復洮州生擒西蕃大首領果莊青宜結　詔首惡已擒應隨順犯邊羌户令劉舜

御告諭安存免罪仍舊任止顧率衆入漢者收納犒設等第以聞其結斡磋并果莊以次兒男限五日同首領入漢則果莊特貸死結斡磋等級優與官禄出限不從許次首領殺併擒捉比類與大首領一等推恩仍賜銀絹各一千充賞其結斡磋以下新録削去

戊申以復洮州俘獲果莊宰臣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舊録云果莊西蕃大酋也桀黠有智謀所部兵鋭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景思立先帝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詔帥臣以便宜從事又遣游師雄至熙州諭旨劉舜卿遣洮東安撫种誼破

其城擒送闕下始董戩以果莊為將鄂特淩古為相倚二人為重鄂特淩古久欲篡獨疑果莊及董戩病先帝欲俟其亡委果莊圖之盡取其地未及施行及董戩死鄂特淩古遂篡果莊猶豫不自安未決舜卿破其城取之新錄辨曰復洮州俘果莊具載實錄又當時監察御史常安民有疏論賞种誼太薄具畧以為果莊熙寧中于踏白城誘陷景思立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元祐中乃陰連西夏遂犯疆土入據洮州屠掠酋豪無敢誰何是時种誼守岷州果莊之兵已逼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慮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趣舜卿出兵然且猶豫累日始用誼謀既出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扼衝隘以絶傳報之音卒能生擒果莊致之闕下西夏五十萬衆至境遁去此事實也而紹聖之臣猥以其功不自已出乃以為因其猶豫而取之此不可不辨今删去舊文按常安民為御史在紹聖元年十月安民此章亦未見

是月中書舍人蘇轍言臣伏見西夏項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星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拈納隨即服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擄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自安衆難于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策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猷心不悛敢為侮慢輙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于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

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
辭勞况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
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
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
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敵情之所
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于前羌戎小醜勢亦
無能為也董戩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
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

比乃者董戩老病其相鄂特淩古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森摩氏其大將果莊及温錫沁等皆心懷不服鄂特淩古欺罔朝廷自稱董戩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鄂特淩古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果莊自謂與鄂特淩古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鄂特淩古解仇結懽令轉說果莊舉兵入寇復誘脅星多貝中令于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

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鄂特淩古以董戩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具所請徧問果莊温錫沁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鄂特淩古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辭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戩之舊族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鄂特淩古無僥倖之命果莊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摇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項者忽命熈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康古聲實既暴敵心不寧舉兵自强釁亦由此此所

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
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戎之性重于復讎計其思報之
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
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
之言葢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
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
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
舉于義甚長而羌人無謀遂肆桀驁内則其國中士民

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機于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譎詐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獘今梁氏專國數與星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葢非元昊譎詐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

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人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揺守邊無失則致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敵情之所在也若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一以為雖不得地

實亦無狷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令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畧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講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講不若從秦為講于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

避蓄縮媮于無事不一分别曲直而反聽命于羌人哉

臣願陛下明降詔書牓沿邊諸郡具大意畧曰夏國頃自諒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憫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

筭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其疆土是時士大夫咸謂羌人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于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

地所疾將相戚怨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偫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欵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羌衆

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興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敵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者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熈河帥臣招徠鄂特凌古果莊温錫沁星多貝中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寛其纆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敵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

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
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
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
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
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敵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
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
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鄂特淩古欺罔之
奏授以節制致令果莊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

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畧數千斥堠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今經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至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于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刄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益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

法令陛下何不取去歲册命鄂特淩古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于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于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

事以為可施于今不敢黙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貼黄稱或言鄂特凌古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封拜鄂特凌古為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為不然鄂特凌古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為是以鄂特凌古之命為非不為妄論也轍本集自注云元祐二年八月乃繫之為戸部侍郎時誤也果莊捷奏以二十七日到此葢二十七日以前轍所論雖無施行然可見當時事情今附月末轍以鄂特凌古所結董戩之妻乃契丹公

主他書未見已附

正月十二日當考